

关于萨默斯对汉语副词的分析

——管窥19世纪上半叶西洋学者汉语词类认识进程——

盐山正纯

提要 萨默斯 (James Summers, 1828-1891) 是19世纪英国汉学家, 也是日本学学者, 编有1863年的《汉语手册》等汉语教材。《汉语手册》是19世纪中叶以前西洋人汉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文以萨默斯的《汉语手册》(萨默斯 (1863)) 和之前西洋学者出版的主要汉语教材 (即: 瓦罗 (1703)、马若瑟 (1728左右)、马士曼 (1814)、马礼逊 (1815)、雷慕沙 (1822)、郭实腊 (1842)、巴赞 (1845)、艾约瑟 (1853)、艾约瑟 (1857)) 为核心资料, 力图以这些文献对“副词”的分析和理解为例, 勾勒出19世纪上半叶西洋学者对汉语词类认识的部分进程。通过考察, 我们对于近代西洋学者关于汉语副词研究的脉络, 似乎可以说有了一定的认识。可见, 西洋早期汉语学者对“副词”的看法, 基本上都是以西洋的语言为基准的, 但在十九世纪中叶, 他们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改变, 逐渐开始了从汉语副词自身的状态出发的研究进程。

关键词 萨默斯 副词 《汉语手册》 词类认识 近代西洋人的汉语研究

サマーズは中国語の副詞をどう分析したのか

——19世紀前半の西洋人学者による中国語品詞認識の変遷——

要旨 サマーズ (James Summers, 1828-1891) は19世紀イギリスの中国学者にして、日本学者であり、*A Hand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3等の中国語教材を著しており、同書は19世紀中葉以前の西洋人の中国語研究の集大成とも言われる。本稿は上掲書とサマーズ以前の西洋人研究者が出版した中国語教科書 (パロ (1703)、プレマール (1728前後)、マーシュマン (1814)、モリソン (1815)、レミュザ (1822)、ギュツラフ (1842)、バザン (1845)、エドキンズ (1853、1857)) を対象として、これらの文献における「副詞」

の分析と理解を例に、19世紀前半までの西洋人研究者による中国語の品詞認識について考察した。考察の結果、近代の西洋人研究者の副詞研究の過程には、彼らのある一定した認識の傾向を見てとることができる。つまり、彼ら近代の西洋人研究者による中国語の「副詞」への眼差しは、基本的にいざれも彼らの母語である西洋諸語に依拠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が、19世紀の中葉に至ると、彼らの研究に大きな変化が現れ、徐々に中国語自体の副詞に根ざした研究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る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サマーズ 副詞 *A Hand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品詞認識
近代西洋人の中国語研究

萨默斯 (James Summers, 1828-1891) 是19世纪英国汉学家, 也是日本学者¹⁾。编有《汉语手册》(*A Hand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3) 等汉语教材, 也曾编辑出版《中日论丛》(*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1864) 等杂志, 介绍东亚的科学、历史和艺术。萨默斯在伦敦时编写的《汉语手册》, 是其最重要的一部汉语研究著作。萨默斯是在考察了当时现存的西方人编写的汉语教材之后, 才着手编写他的汉语教材《汉语手册》的。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萨默斯的《汉语手册》是19世纪中叶以前西洋人汉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颇有研究的价值。虽然有一些国内外的先行研究早已在本世纪初简要地介绍过《汉语手册》, 但对其进行全面的具体的研究, 目前还很欠缺。

为了系统地认识萨默斯的有关汉语的研究, 笔者与伊伏启子、奥村佳代子、千叶谦悟、朱鳳组织了一个专项科研小组, 分别对萨默斯的汉语词类、文字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探讨。作为这一专项科研的阶段成果之一, 本文拟先以萨默斯的(1863)《汉语手册》为中心, 针对萨默斯的有关副词研究的内容进行详尽考察, 力图清楚地解析萨默斯对“副词”分析的实情, 并描述出《汉语手册》所表达的汉语副词的特征。同时, 本文还针对萨默斯的《汉语手册》之

1) 关于 James Summers 的中文名, 本特集的笔者均使用“萨默斯”, 请参看伊伏启子的论文开头的注解。关诗珮 (2014) 详细地介绍 James Summers 的生平和事迹。

前西洋学者出版的主要汉语教材描述副词的章节进行简析²⁾，并力图以诸多文献对“副词”的分析和理解为例，勾勒出19世纪上半叶西洋学者对汉语词类认识的部分进程，使我们对萨默斯的汉语词类研究之前的诸多西洋学者的汉语词类研究走过怎样的进程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1.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副词

副词是虚词，其语法功能仅限于充当状语，不能做其他成分。副词所表现的语义非常广泛，一般分成6大种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汉语》所列的种类和例词如下³⁾：

- (1) 表示程度：很、挺、太、顶、更、最、极、越、十分、非常、稍、稍稍、稍微、略、略微
- (2) 表示范围：都、也、总、共、一共、总共、统统、只、就、光、仅、仅仅
- (3) 表示时间：正、正在、刚、刚刚、就、才、先、常、常常、时常、曾、曾经、已经、渐渐、逐渐、终于、立刻、马上、连忙、忽然、永远、又、再、还
- (4) 表示重复：又、再、重、重新、还
- (5) 表示否定：不、没有、没、未、莫、休、勿、别
- (6) 表示语气：却、可、倒、竟、也、就、偏、偏偏、都、简直、索性、幸亏、难道、到底、究竟、也许、或许、大约、大概

2. 十八世纪以前的研究所说的汉语副词

2.1 瓦罗 (1703) 对副词的看法

瓦罗有《华语官话语法》一书⁴⁾，他在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副词”中对汉语副词的用法也有所表述，说：副词是句子中的一个成分，它跟别的成分连

2) 本文将以千叶谦悟 (2016) 分析动词时所提到的主要资料为核心资料。

3)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2012) 《现代汉语 (增订本)》pp. 285-286.

4) 该书为瓦罗 (Francisco Varo) (1703)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在一起，并修饰它们，表达或者加强或者减弱的意义，例如“sumamente amo a Dios”（我深深地爱着上帝）中的“sumamente”（深深地）。此章节也按音序列出了西班牙语副词及其汉语对译词⁵⁾。

2.2 马若瑟（1728左右）对副词的看法

马若瑟在《中国语文注解》第一章的开头说⁶⁾；副词、介词、以及其他小品词，不仅与表述的本质无关，而且还是为表述更明确而存在的⁷⁾。马若瑟也在该书还说；关于副词，必须先要在这里提及的并不多。之后便只例举了“这里、在这里、这里来、那里、在那里、到那里去、那 nǎ 里去⁸⁾、往那 nǎ 里去、不往那 nǎ 里去、你是那 nǎ 里人、我是那里人、在此、到此、这样、这般、

5) 瓦罗著，姚小平他译（2003）pp.100-120.《华语官话语法》所例举的汉语副词例如：古时/上古/上古时节，就是/真是/真实是，如今/而今/今时/现时，将暮，随便/随意，（年）边/（月）尾/尽，偶然，还，未曾/不曾/还未，又/另/另外，紧，轮/相轮，紧急/快快，乱乱/癫癫，没奈何，乱/乱乱，（一）对（一）对/双/一双，恺然/欢然/欢喜/喜欢，刚刚，起头/前头，便时/时时/凑巧，暗头/才暗/才黑，暗地/偷/秘密，因便，罢了/够了/有了，该当/该/当/该然/当然，果/果然，从容，照旧/依旧/如旧/如前，时样/依时，如，依，每次，昏/昏的/混帐/潦草，明白，常常，酷/残酷/残虐/残暴/暴虐，自然，假如/假而，就/停会/然后，今后/自今以后，空/无益，该然/当然，预先，方才/才/不久，岂/都不/全不，重新/再起头，一样/一般，不然/不然间/若不是，卒然/忽然，将就/权用，坚意/坚心/坚实，直直，从始，从/自，慢慢/且慢/渐渐，详细，那时/那时节，将/将近，总/一总，处处/遍处/各处/四方/上下/八面/天下，非常/罕，前日，一时间，私下，千万/断然，明白，时时/每时，不久，最终，必定/毕竟/必然，又/另/另外，粗/土，到终，到今，谦恭，齐/一齐/平平/公平，不公道，公道/公平，就，详细，多次/多遭/多遍/累次，全无/无，刚够/刚刚够，自然，不然，改日子/另日/别日，今日，所以/故，为甚么/为甚么缘故，慢慢/渐渐，显现/现，深，成，险/将近，幸然/幸得，总，本等，多少久/多少长久，果然/真实，单单/只，玄微/微微/细细，十分，浮/浮浮/浅/皮面，不论，终日/整日，若干，多些，隔日（瓦罗在每个西班牙语副词付与几个词义与原词相近的汉译词，上面所列举的汉译词有重复）。

6) 该书为 J. H. Premare (1728左右)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7) 千叶谦悟译 (2005) 《プレマール『中国语文注解』(Notitia Linguae Sinicae) (II)》p. 114, J. H. Premare (1831) 拉丁语版 p. 39 以及 J. H. Premare (1847) 英译版 p. 27.

8) 例句中的“那”是表示疑问义，下面的例句也一样。为了方便，笔者加上罗马字和声调符号。

那样、快、快些来、慢、慢慢、再三、再来、又来、再三再矣、如何、何如、常、才、方才、还、寔、确寔、畧、寡”等词语而已⁹⁾。

3. 十九世纪上半叶欧美学者对副词的看法

3.1 马士曼 (1814)《中国言法》对副词的看法

马士曼在《中国言法》分析的是汉语文言¹⁰⁾。他在该书中按照英文的分类,把相当于英文副词的汉语词汇分成5大类,再进一步细分为11种,并列出了相应的汉译词¹¹⁾。这11种分别为:样态、数字、顺序、量、比较、时间、场所、疑惑、疑问、肯定和否定。马士曼认为,这些种类的副词中最重要的是表示样态的副词,他着重说明了此种副词的两个特征:一是它相当于英文形容词加上后缀“ly”,二是它和动词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就像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一样。

3.2 马礼逊 (1815)《通用汉言之法》对副词的看法

马礼逊有《通用汉言之法》一书¹²⁾,他与马士曼相反,在说明副词时所列出的汉语例句基本上是口语¹³⁾。伊伏启子(2009)指出,1795年默里(L. Murray)在英国出版了英文教学语法的集大成著作《英文语法》,该书由拼写法(Orthography)、词类论(Etymology)、句法论(Syntax)、韵律论(Prosody)等的4部分组成。其中,词类分为9大类,即“冠词,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除了“格”的分类之外,几乎都是按照《英文语法》的构造来论述汉语语法的。关于副词的分析,通过下图,我们就可以看出,马礼逊在考察汉语副词时也是按照《英文

9) 千叶谦悟译(2005) pp. 123-124, J. H. Premare (1831) 拉丁语版 p. 46 以及 J. H. Premare (1847) 英译版 p. 37.

10) 该书为 Marshman (1814)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1) Marshman (1814) pp. 461-484.

12) 该书为 Morrison (1815)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3) Morrison (1815) pp. 201-230.

语法》的思路进行的¹⁴⁾。为表述方便，笔者列出下表，虽顺序有所不同，但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在汉语副词的分类上是基本一致的。

默里 (1797 (1795 初版))	序	马士曼 (1814)	序	马礼逊 (1815)	序
number	1	Adverbs of Number	2	number (数字)	1
order	2	Adverbs of Order	3	order (順序)	2
place	3	Adverbs of Place	7	place (場所)	3
time (present, past, to come, indefinite)	4	Adverbs of Time	6	time (時間)	4
quantity	5	Adverbs of Quantity	4	quantity (量)	6
quality	6	Adverbs of Likeness	1	quality (質)	5
doubt	7	Adverbs of Doubt	8	doubt (不确定)	7
affirmation	8	Adverbs of Affirmation	10	affirmation (肯定)	8
negation	9	Adverbs of Negation	11	negation (否定)	9
interrogation	10	Adverbs of Interrogation	9	interrogation (疑問)	10
comparison	11	Adverbs of Comparison	5	comparison (比較)	11

3.3 雷慕沙 (1822) 对副词的看法

雷慕沙的《汉文启蒙》所说明的汉语内容由文言和口语的两种语料构成¹⁵⁾，对汉语副词的描述是按照法语的词汇逻辑进行的¹⁶⁾。他在文言部分中提出的种类有4种，分别是：一、“今、昨、后、已、前、未”等，表示时间、场所等意义，本身持有副词功能的；二、“何、岂、几”等表示疑问的；三、“嗵嗵、跃跃、俶俶”等，单音节汉字重叠的；四、形容词或动词后带有后缀词“然”的。同时，他还指出，如果副词放在名词、动词等前面，则表明后面的词汇不再需要以副词作为标志了。雷慕沙把现代汉语所说的联动句中的第一个动词看成副词。虽然他所提到的几乎都不属于现在的所谓副词，但是他在此指出词本身的形态没有变化，只是靠语序发挥语法功能的这一点看法是相当重要的。

雷慕沙在口语部分中提到“慢慢、日日”等词时指出，单音节汉字的重

14) Murray (1797) pp. 103-104.

15) Rémusat (1822)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6) Rémusat (1822) pp. 74-76 及 pp. 141-142.

叠型词汇的出现频率比较大。另外，他还考察了同义词的“方才、略寡”，以及省略了介词“在”的“明日、那里、这般”，和加上了助词“的”的“端的、怎的”等。

3.4 郭实腊 (1842) 对副词的看法

郭实腊在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一书中 Chapter VI 的章节里¹⁷⁾，按照英文的分类对汉语词汇进行分析，列出了 8 大类别¹⁸⁾。第一类没有具体概念描述，笔者依照内容推测，郭实腊所要指出的只不过是相当于马士曼书中 Likeness 所列出的“芒芒然、好然”等。第二类是表示“Interrogatives (疑问)”的，例如“何、胡、盍、岂、奚、焉、安、莫非、几、那 nǎ、怎、难道、耶、哉、乎、诸、欤、否”等。第三类是表示“Negatives (否定)”的，例如“不、无、非、弗、莫、甚、没、未、毋、勿、靡、罔”，要加强否定的语义时，可以加上“断、切、决、绝、总”等。第四类是表示“Affirmative (肯定)”的，例如“是、有、係”等。第五类是表示“Time (时间)”的，例如“时、即、早、~间、际、刚、正、常、了、已”等，作者对其中的“了”字没有做出任何作为副词的解释。第六类是表示“Place (场所)”的，例如“于此、在此、在这里、在此处”等。第七类是表示“Quality (质量)”的，例如“百般、诸般、这般、那般、一般、一样、异样”等。第八类是表示“Quantity (量)”的，例如“太、忒、好、极、些、颇、多、更”等。

3.5 巴赞 (1845) 对副词的看法

巴赞在其所著的 *Mémoire sur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Chinois Vulgaire* 一书中¹⁹⁾，分析副词的方法也不是从汉语本身的语法功能上展开的，而是采用了法语的语法逻辑。他并没有直接定义所谓汉语的副词²⁰⁾，而是提出了汉语的部分

17) 该书为 Gützlaff (1842)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 by Philo-Sinensis.*

18) Gützlaff (1842) pp. 101-116.

19) 该书为 Bazin (1845) *Mémoire sur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Chinois Vulgaire.*

20) Bazin (1845) pp. 99-103.

词汇是用来充当副词或充当类似副词的语法成分。在阐明这一观点的时候，他以法语的形容词经常作为副词使用的情况为例，认为汉语也存在同一现象也是不足为奇的。之后，他列出了4类副词。第一类是“Adverbes de lieu（表示场所的副词）”，例如“这里、那里、里面、外面、处处”等，第二类是“Adverbes de temps（表示时间的副词）”，例如“今天、明天、昨天、时时、平时、有时、岂时”等，第三类是“Adverbes de quantité（表示数量的副词）”，例如“多少、太过、一些、一点”等，以及第四类的重叠词语，例如“渐渐的、慢慢的、略略的，颠颠倒倒、从从容容、停停当当、欢欢喜喜”等。在例举重叠词语时，他说“不懂得读书方法的中国人（文盲）只能通过互相会话沟通，表达和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根本不知道词语或音节本身所代表的意义”。

4. 艾约瑟对副词的看法

4.1 艾约瑟在（1853）上海话课本中的看法

艾约瑟在1853年所著的上海话课本中²¹⁾，例举了如下9类（或10类）副词²²⁾。第一类是“Quality（质量）”或“Manner（样态或方式）”，例如“隐隐然、约约乎”等。第二类是“Numerals（数字）”，例如“一直、一样、两样”等。第三类是“Correlative（相关副词或表示疑问的副词）”，例如“那nǎ能、几时、那nǎ里”等。第四类是“Quantity（量）”，例如“‘约归一百’的‘约’、‘半夜巴’的‘半’、‘一千光景’的‘光景’”等。第五类是“Negative and Affirmative（否定和肯定）”，例如“旯、没、惟、不、非、是”等。第六类是“Place（场所）”，例如“第块、第搭、第头、上面、上头、前面、前头、前底”等。第七类是“Time（时间）”，例如“曾、向、已、昨、先”等和与这些构成的复合词。第八类是“Order and Succession（表示顺序和连续）”，例如“一世过一世、一个一个、一歇大一歇”等。第九类是“Similarity and Reciprocity（表示类似·相似和相互关系）”，例如“瞎像、好像、倒像、一样、一般、大

21) 该书为 Edkins (1853)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22) Edkins (1853) pp. 150-169. 否定和肯定的副词也可以分成两类。

介、介家”等。

艾约瑟也在解释副词时，提到了不属于任何类别的基本义（原义）和诸多修饰形容词的副词的存在。例如“更、还、又、再、顶、最、极、蛮、怪、好、狠、些、煞、极（重复）、野”等。

4.2 艾约瑟（1857）官话课本中的看法

艾约瑟在1857年所著的官话课本中²³⁾，对汉语副词的探讨，首先是从形态（构词）的角度展开的²⁴⁾，他特别指出汉语的副词有基本义和引申义的区别²⁵⁾。他说：前者如“再、最”等，是单纯而一般的词，后者则是复合型的词²⁶⁾。对于前者，他认为一般是用来充当状语来说明形容词的，例如“更、狠、太”。表示时间、肯定和否定的副词基本上是基本义，偶尔也有复合型的。他还指出，修饰动词的副词，经常由重叠形容词再加上“的、儿、里”等后缀等方法构成的，例如“空空的、高高的、轻轻儿、凉凉儿、明明里、白白里”等。文言色彩较强的“乎、然、之”等词也可以作为后缀构成副词。很多形容词重叠在动词前面也可以成为副词，例如“明明说”。数词的“一、两”与各种词语复合在一起表示结合、统一、独立、普遍性等状态。从艾约瑟的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西洋学者对汉语副词的看法已经开始逐渐接近汉语的真相了。

另外，艾约瑟还从词义的角度对汉语的副词展开了探讨。按照语义，他把汉语副词分成了5大类，其中一部分词语还是按照英文的逻辑划分的。第一类是“Adverbs of Manner（表示样态的副词）”，包括形容词、副词化的代词，属于此类的如“多用心思、这样、怎样、如、好像、一样”等。第二类是“Adverbs of Intensity and Quantity（表示程度和量的副词）”，此类普遍性很强的如“更、还、又、再、顶、极、狠、太”等，此外还有“只、止、光景、限、毫、畧、满、～把、～罢、半、颇、不过～、少、丝、消、些、须、大、单、但、到、头、总、独、为、惟、约”等。第三类是“Adverbs of Time（表

23) 该书为 Edkins (1857)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24) Edkins (1857) pp. 191-201.

25) 张西平等 (2003) p. 183 表一译为原词 (primitive) 和派生词 (derived)。

26) 张西平等 (2003) p. 183 表一译为复合副词 (compound adverb)。

示时间的副词)”，艾约瑟说，属于此类的副词颇多，例如“暂、初、方、忽、向、现、还、已、既、刚、今、难、昔、便、先、再、才、曾、即、将、就、昨、预、又”等。另外，他还说，一些代词和表示时间的名词合起来可以构成副词，如“这个时候”等；一些形容词也可以构成表示时间的复合型副词，如“后来、旧年、今日”等。第四类是“Adverbs of Place and Direction (表示场所和方位的副词)”，例如“这块、这里、这头、这儿、此处、这方、上边、上头、上面”等。最后一类是“(Adverbs of) Affirmative, Negative, and Emphatic Particles (表示肯定、否定的副词和表示强调意义的前缀)”。

5. 萨默斯(1863)对副词的看法

萨默斯在《汉语手册》一书中²⁷⁾，也从形态和词义的两个角度来分析过汉语的副词²⁸⁾。从形态的角度分析时，他提出了3个观点：第一，具有副词的词义的单音节词一般都是原始的，即文言的，如“已、今、后、先”。第二，附着一些特定的前、后缀而构成的两个音节以上的副词，一般是表示引申义的，如“忽然、果然、断然、辄然”等。第三，按照语序(顺序)来构造，并可分开的是复合型的副词，例如“已经、差不多、从前、天天、将来”等。从词义的角度分析时，他把副词划分为8大类，但因为其中一个大类具备了3个特征，因此，事实上可以说他把副词分成了10大类，即“Time(时间)、Place(场所)、Manner(样态)、Intensity & Frequency(即 comparison 比较)、Quantity、Quality(即 Manner)、Affirmation(肯定)、Doubt(不确定)、Negation(否定)、Interrogative(疑问)”等。

关于“Quality(质量)”类副词的概念，马礼逊是全面的按照英文的逻辑阐释的，他说他所列举的词语都是英文副词的汉译词²⁹⁾。郭实腊也曾提到过此类概念问题³⁰⁾，但他没有给予具体说明，只例举了如“百般、诸般、这般、

27) 该书为 Summers (1863)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8) Summers (1863) pp. 84-90.

29) Morrison (1815) pp. 214-218.

30) Gütlaff (1842) p. 114.

那般、一般、一样、异样、这般、任般、这等、如此、似此”的词语。萨默斯提到“Quality (质量)”类时,例举了“这样好人、一样好人、百般”等词语,并简洁地说明了“表示质量的副词一般以表示样态的副词连接形容词而构成”。另外,关于表示不确定意义的副词(“Adverbs of Doubt”),马士曼和马礼逊都是按照《英文语法》逻辑划定的类别,如马士曼例举了“或者、或”,马礼逊例举了“或者、大概”等。郭实腊和艾约瑟在探讨汉语副词时并没有提到此类别,相隔近五十年后,萨默斯又将此类别提出来,并以“或者、只怕、庶几、未必、恐怕”等词语作为例证。

郭实腊 (1842)	序	艾约瑟 (1857)	序	萨默斯 (1863)	序
Time	4	Time	3	Time (時間)	1
Place	5	Place and Direction	4	Place (場所)	2
Affirmative	3	Manner	1	Manner (樣態)	3
				Intensity & Frequency = comparison (比較)	4
Quantity	7	Intensity and Quantity	2	Quantity (量)	6
Quality	6	Manner	1	Quality = Manner (質量)	5
		Affirmative	6	Affirmation (肯定)	7
				Doubt (不确定)	8
Negative	2	Negative	5	Negation (否定)	9
Interrogative	1			Interrogative (疑問)	10
		Emphatic Particles	7		

6. 结语

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对于近代西洋学者关于汉语副词研究的脉络,似乎可以说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看到,瓦罗在当时所分析的汉语副词实际上都是以西班牙语的副词为参照而翻译成型的。马若瑟对汉语副词意义的阐述,表明汉语副词是为了让说话更明确而存在的事实,并没说明副词的具体功能。到了18世纪末,默里的《英文语法》把英语副词划分为11大类,于是到了马士曼和马礼逊时,就基本上按照这个英文的分类来分析汉语的副词了。此后,法国学者雷慕沙提出了由词序决定是否副词或是否具有副词性的功能的观点,巴赞也间接地指出了词序对于副词的重要性。到了郭实腊和艾约瑟,他们的观点开

始有了变化，在分析副词时没有再提到《英文语法》所说的表示数量、顺序和不确定等类。发展到艾约瑟时代，他在上海话课本中解释副词基本义，以及在官话课本中从形态角度来分析汉语副词时，其研究的方法和对汉语副词本身的理解就逐渐接近真相了。萨默斯在后来到过表示不确定意义的副词。虽然也许会有一些偶然性，但萨默斯确实再进一步接近汉语副词的真相。可见，西洋早期汉语学者对“副词”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以西洋的语言为基准的，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他们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改变，逐渐开始了从汉语副词自身的状态出发的研究进程。这一进程的推进，应该说为现代汉语副词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 Edkins, Joseph (艾约瑟) (1853)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 Edkins, Joseph (艾约瑟) (1857)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 Bazin, Antoine (巴赞) (1845) *Mémoire sur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Chinois Vulgaire*.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2012) 《现代汉语 (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关诗珮 (2014) 《翻译与帝国官僚：英国汉学教授佐麻须 (James Summers; 1828-91) 与十九世纪东亚 (中日) 知识的生产》《翻译学研究集刊》第17辑。
- Gü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 (郭实腊) (1842)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Batavia: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 Rémusat, Abel (雷慕沙) (1822)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汉文启蒙》.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 Morrison, Robert (马礼逊) (1815)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汉言之法》. Seram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 Premare, Auctore P. (马若瑟) (1831)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拉丁语版。
- Premare, Auctore P. (马若瑟) (1847)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英译版。
- Marshman, Joshua (马士曼) (1814)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国言法》. Seram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 Murray, Lindley (默里) (1797) *English Grammar: Adapted to the Different Classes of Learners*.
- 千叶谦悟译 (2005) 《プレマール『中国语文注解』(Notitia Linguae Sinicae) (II)》《或问》第9号。
- 千叶谦悟 (2016) 《19世纪西洋人による中国语动词の把握—エドキンスによる結果补语构造の分析を中心に—》《中国文学研究》第42期。
- Summers, James (萨默斯) (1863)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汉语手册》. Oxford: At the

关于萨默斯对汉语副词的分析

University Press.

Varo, Francisco (瓦罗) (1703)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瓦罗著, 姚小平他译 (2003) 《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伊伏啓子 (2009) 《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1815—中西语言接触之一斑—》《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4号.

张西平等 (2003)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塩山正純 Shioyama Masazumi 愛知大学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部教授 専門：中国語学・近代西洋人の中国語研究史